

# 似水流年

启·变化

与孤独共处  
黄奕夫

沧海桑田  
孙畅

异乡归处  
张书旻

邂逅古城 / 李丹妮  
丢失所有证件时怎么办？  
/ 欧阳宇轩  
胡同记忆 / 刘美骐  
文城 / 施启迪 等



MSSSUG 《似水流年》  
2020-2021 届编委会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

《似水流年》往期刊物电子版链接:

<http://ug.msss.ust.hk/ssln>

如有任何问题, 请致邮:

主编 张雨田

[yzhangkq@connect.ust.hk](mailto:yzhangkq@connect.ust.hk)

似水流年

|      |                   |    |
|------|-------------------|----|
| 封面故事 | 异乡归处              | 1  |
| 文苑   | 枕夜风行              | 5  |
|      | 求心？索物？            | 7  |
|      | 胡同记忆              | 11 |
|      | 雨后                | 14 |
|      | 与孤独共处             | 16 |
|      | 沧海桑田              | 18 |
| 读书   | 你随口一说的文城，我一追寻便是一生 | 22 |
|      | 乡土中国中的先锋文学        | 25 |
| 异乡人  | 邂逅古城              | 29 |
| 观察   | 三十而立：校园重启之后       | 35 |
| 诗歌   | A0                | 37 |
|      | 诗歌四首              | 38 |
| 经验   | 在香港丢光了所有证件，该怎么办   | 41 |
| 光影   | 冷与黑               | 47 |

# 异乡归处

文 / 张书旻

大学前的暑假最后一次和朋友 Y 走进工作日略显空荡的地铁站时，我们就一个主观性很强问题产生了分歧。

——在繁华而又不乏底蕴的香港做一个安静的过路人，  
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我们从历史聊到当下，从城市规划讲到生活条件，再从 Alan Walker 神作 Faded 的封面取景谈到九十点才逐渐从日光和早茶中苏醒过来的城市烟火气。我从长篇大论中总结出：在小 Y 如假包换的纯粹文科生思维中，包围在参天的高楼中，看行色匆匆的人流往复穿梭在永恒交替的日升月落和灯火明灭间，是一种“悠远而清冽”的感觉，一种难得的自由。

稍稍吐槽了一下她那一向天马行空的形容词，我提出早起时静寂的一切和吹在身上的凉风才是“悠远而清冽”。高楼会给人压抑，周围人的行色匆匆则带来茫然失措。

我们说服不了对方——她并没有在香港留下过足迹，存在于我



脑海中的小时候的旅游记忆也已成碎片。

开往相反方向的两列车相继呼啸而来，我们在那里暂时别过。

## (二)

我辗转反侧地在梦与醒间游荡了六个多小时，像是为一场到来的考试而感到的紧张，又像是一场冗长无聊的讲座期间与下垂的眼皮作斗争的疲乏，唯独不像安静的列车迎着日出驶进一做陌生的城市。

在深圳短暂停留几个小时后，我与一座相约已久的城市如期而见。

正午的香港给我的第一印象——和多年前第一次来一样——是她的街道。

人行道并不宽敞，街边的商业区高楼林立，面积不大的各式门店大门敞开；小弄堂或是商店后门的空地墙面上，常有多见于欧美国家的街头涂鸦；站台、路口转角和道路隔离带，半圆形和圆弧的广泛运用使整个街区看起来柔和而不锋利；街边少绿化，来来往往的密集人流在红绿灯的有声播报中走走停停。

每个路口、每条街，甚至每栋楼房都是这样相似。我设想了一下自己人生地不熟在这里迷路的场景，觉得问题很大，于是在街头站定观光。

但我几乎立刻就感受到了局促不安。

擦肩而过的人们不停驻地向前走去，涌动的人潮像是要裹挟着我向一个又一个方向去。我不由想起北上广挤地铁笑话——恐怕也是那种“身不由己”了到几乎令人发笑的境地。

街上的人似乎都有着各自明确的目的地，却不显得匆忙或是沉默，他们大多带着每个城市本地居民特有的自如神态，清爽合身的服饰和我所熟悉的大陆近年穿衣流行趋势略有不同。

我以为，比我的家乡更成熟些的大城市的一天总可以大差不离的分为几个阶段：浅梦的苏醒，激流与躁动，漫长的平静，生机与繁华，静夜安眠。迎着阳光锻炼的人们，



在集市和早贩的街边老人用方言爽朗的交谈声；通勤的拥堵和穿着制服的人们沉默或是抱怨；各司其职的社会各界和暂时安宁的街市闹区；夕阳渐沉后的聚会与放松；住宅区一盏盏熄灭的灯……像是有无形的钟，一分一秒精准记录着城市的呼吸和心跳。只需要几个关键词，一

幅幅熟悉而真切画面就在脑海中油然而生。

但在这里，这些时间的分界变得不是这么清晰。足足晚两小时的作息从早茶开始，在深夜结束，白天内大街小巷、地铁巴士也没有什么特别繁忙或是特别空闲的时间，均匀的人流在一天内书写着不同的人各异的生活状态。

### (三)

有线耳机被称为社恐人的福音，原本不以为然的我现在只能说很难不支持。



我向来是一个喜欢用耳机听歌的人，在路上走的时候总是插着耳机线——哪怕有时候里面什么也没在播放。这个习惯延续至今，除了常用的播放软件需要翻墙略显得麻烦外，似乎没什么改变，但心态属实不同于前。

我清楚记得自己高中去一家培训机构上课的一小段路——因为这

里邻近一个著名的城市景点——可以明显看出是前来游玩的外地旅客总是络绎不绝。我戴着耳机路过他们以及旅社的大巴，一想到我的包里是我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资料，出行时道路和地图在我的脑海中清清楚楚，别人游览而且赞赏的是我的故乡，总能生出一种无端的快乐。

在异乡则不同。电影中独自一人的旅客望向窗外的场景化为现实。小巴载着我们上山时，我用轻音乐盖住只能作为背景白噪音的陌生语言，默默看着远处繁华地带的高楼，像欣赏，又像隔绝。

第一次坐 12 路小巴从宝琳可以说是及其难忘的一段经历。大学并非终点站，我必须向司机示意下车。等车时我想了半天自己到时挤出一句磕磕巴巴的粤语时社死的情形，以至于看到车上有铃时那般狂喜和释然如同夏日得冰饮。却不料缺德地图害人不浅，在我提前一站按了铃而又没有下车后终究还是承受了一车人态度不明的眼光。我开大了耳机音量装听不懂（而事实上也确实听不懂），当社死真的发生，便也只好摆烂，独自体会血液冲上脑门的羞愧。

我总会想起这件事，哪怕在我已经敢于在车上喊出“唔该，要落车”之后。说话的底气比以前足了许多，这大概就是一种适应。

## (四)

忙于学习的时候，我会觉得异乡的大学生活其实和我所熟悉而习惯的并无太大差异，会忘记自己和过去的一切隔了上千公里以及长达 21d 的隔离期，忘记周围大部分与自己有着相似的亚洲面孔的同学其实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和理念，甚至会忘了看似极具挑战性的全英文授课这一现实。

日子便也随着日历的一天天揭下悄然流逝。

旧事重提。

北回归线以南为热带——虽然我们不常在这里提及地理——十月的阳光依然炽热。当我还在 liba 贪婪地享受冷气时，她所在的华北平原已是秋风扫落叶一片辽阔而萧瑟的苍白。

有一次我与她笑称：已经到了看到繁体都不会意识到那是繁体的地步，粤语却还是基本不会。她于是随口提起那个问题。

我觉得我大概没能找到答案。

哪怕只是短暂生活，你也无法在一所这般繁华而生动的都市里做一名真正的过客，就像你无法在人潮涌动的香港街头驻足。

并非故乡才是唯一的归处。身为异乡人，我意识到我不是来一座看似陌生的城市找一种观察者的感受，电影镜头里那人来人往的人行道石阶上，也有属于我的脚印。



# 枕风夜行

文 / 吴泓森

卧铺火车是一场古老的吉普赛仪式。最开始往蒸腾颤抖着的绿皮车里加上三层的床的人，是领会了神谕的第一位信徒。到后来时代进步，人们设计出种类繁多的软卧、动卧、高级包卧，但从拥挤喧闹的隔间，到宽敞安静的包厢，内里都是一脉相承：移动，移动，人因移动而存在。即便是动物本能百万年进化出的静止与休憩，也不敌人类对速度与变化的虔诚信仰。人在钢轮与铁轨的碰撞声中睡去，醒来便已到了千里之外的遥远异地，是梦境的实体化。

但梦也分很多种。日本的铁道公司喜欢用豪华的旅行车厢营造些美梦，柔软的大床，精致的内饰，奢华的餐饮与服务，列车在小镇之间穿行，把原本无聊的交通时间都变成了旅途中的享受。但正如等待一场美梦总不是易事，这些列车非但价格不菲，往往还一票难求，得有些运气才坐得上。与之不同的是普通的卧铺，几个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仅靠共享的窗户构成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家人朋友出游倒还好，若是素不相识的几人被放置到同个包厢里，便是梦境之间的碰撞了。志趣相投的，能有彻夜的秉烛长谈，说不定还成就了一场际遇；碰上不讲卫生者、鼾声大振者、视频外放者、就更像是漫漫长夜里无法脱逃的噩梦了。又听说在更欠发展的地方，依然保留着更拥挤的坐席长途火车。在苦重的夜

里，乘客与几百个陌生人默坐着等待天明，汗渍、食物、机油和疲累扭结成一团。如果不是有突然要回家的急事，如果不是临时的飞机票已涨到了天价，我不会踏上这辆缓慢而陈旧的卧铺火车。想来是很奇妙的，在交通还不那么发达的年代，卧铺曾经承载着无数的急切与期盼。虽然路途是那样的遥远，但只要在黑夜里沉住气，想着要去的方向，总会稳当地到达。后来飞机让人们摆脱地球的阻力，用现代的力学支撑超现实的狂奔；再后来有了网络，人们跳脱了时空的桎梏，相隔重洋也可以瞬间连线。飞机和网络比你先进上千万倍，正如都市比村庄广阔千万倍。可是那又怎样呢？当你需要紧急地回到心系的地方，不还是要依仗最原始而踏实的方法吗？当你迫切地期许着一场实体的梦境，不还是要到我这过夜的慢车山路、冷冽穿堂而过的风里去腾挪、去寻找吗？

我走出这两床相对的小天地，想找些清水去洗漱。走廊上只有忽摇忽晃的夜灯，咯吱作动的帘门，长长的车厢都已经睡去了。在连接着两节车的洗手间，还有几个站在光下的夜行人。他们聊着没有边际的话题，从天南和地北各扯些人生的残片，就拼接成几个小时的谈资。故事就像织毛衣，一针一线、一字一句缓缓地熬着，完成的瞬间，大家都发出一声赞美的叹息，然后就开始衰老和遗忘。

只是火车听不到、也不理会这些故事，这只是无数个夜晚里都重复又消失的情节。铁轨依然碰撞着不止息。我从窗户凝视外面的沉沉暗夜，期待沉沉暗夜里也有凝视着列车飞驰的目光。在寂静的深夜，一闪而过的对望更加宝贵——高速出口的隶书字发着红光，字型却在高速移动中变得模糊了；似乎又经过了个城镇，街灯彻夜通明，路上却没有一辆车；只剩下不远处那栋楼房里唯一未灭的灯影，像冗长的文章里突然出现精妙的散句，忽地照亮了整节车厢的黑暗。夜幕勾勒出了楼房的轮廓，灯光后的人却被映射得模糊了。这盏灯的通亮是否就是为了这半秒钟的对视？是谁在黑暗里记忆着，仍然在等待这辆火车经过？

于是缓慢的旅途就在这次相遇里得到了价值。没有触手可得的便利快捷，夜行一寸一寸地积累路程，光亮只在极偶尔的一瞬。逼仄着，摇晃着，躁动着，但当枕着风声的一晚过去，当雾气随着清晨的阳光穿透窗帘而消散，人们收束了这个晚上高低起伏的梦，从诺亚方舟一般的小方厢里走出，总会发现，他们已经稳稳当当地站在了想要去的地方。

# 求心！求物！

文 / 孙英奥

## ——读《宗教与科学》有感

“最后一个问题，罗素伯爵，假定这段录像将被我们的后人看到……你觉得有什么该对他们那一代人说的？有关您的一生？以及一生的感悟？”  
“……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总会有人说出不想听的话，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共同生存。而假如我们想要共存，而非共亡，我们就必须学会这种宽容和忍让。因为它们对于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一个科学的时代，有人以为科学进步以后，宗教迟早是要被淘汰的；也有人认为如果一个人研究科学，他就绝对不可能信仰宗教；但是，与此同时，过去科学家认为很有把握的事情，在今天，科学家已经认识到不那么有把握了。

正如丁格尔教授（H. Dingle，前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主席）在《自然杂志》所说：“在宇宙学上，我们又像中世纪的哲学家一般，面临一个几乎完全无所知的世界”。科学虽然迈进，却似乎还没有能解开宇宙与人生之谜的迹象。正相反，在当今社会，精神危机似乎愈演愈烈。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从古典时期以来就是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和其他人士一直研究的课题。来自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时代的观点中呈现出许多的多样性，有些观点将其视为一种抵触，另外一些观点则将其描述为一种和谐，还有观点提出它们相互影响甚微。

目前，学术界对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持有四种立场：第一种立场认为科学与宗教处于一种对立的战争状态；第二种立场则企图把科学与宗教完全分开；第三种

立场则倡导“对话”与“交流”；最后一种立场企图把科学和宗教融为一体。明确了解这些背景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和判断罗素的《宗教与科学》一书——毕竟，先理解，后才是判断与评价。在以上四种立场中，罗素是第一种立场的强烈支持者。

《宗教与科学》出版的当时就颇引人注目，至今多次再版，被译为多种语言，至今仍有深远影响。罗素在本书中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在本书写成的1935年，德国法西斯早已上台，而罗素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路线素怀恐惧，他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实行了史无前例的“思想统治”，是比传统宗教还要厉害的“新宗教”。于是，罗素在本书结尾大声疾呼，要人们警惕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再一次降临人间。

科学，按照罗素本人的定义，是“依靠观测的推理，发现关于世界的各种特殊事实，然后发现把各种事实相互联系起来的规律”。科学理论联系着的是科学技术。而宗教是“一种比科学复杂的现象，它包括三方面要素：（1）教会；（2）教义；（3）个人道德法规……宗教立足于权威和神秘主义”。

宗教和科学的冲突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观念的冲突，宗教教义 vs 科学观念；第二，逻辑上的冲突；第三，方法上的冲突；第四，权威与观察的冲突。这也是传统神学与科学的冲突，即二者对于权威的不同看法。宗教教义来源于权威，来自一个广泛的假设，其观念非常危险，因为它的最初假设就可能是错的，神学僵化的“经文一体性”显然不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的手。而科学的假设是具体的，根据已发生的事实现象出发，努力去证实它；科学是相对的，是一个过程，它自己也并不觉得自己是最完美的。科学家相信那些以观察事实为依据，斥之以虚妄的教条。

在上述原因中，罗素认为最根本的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因为它涉及统治阶级的利益，科学带来的新观念及其革命，直接危机宗教集团的利益。

罗素的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之论述主要以历史根据为线索，然后从大量历史事实出发，通过阐述各种历史事件，从而论述宗教与科学对立的原因和结果。但罗素自己本身并没有多少新的发现，他所阐述的事件大都是前人所已发生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也大多是已有观点的归纳和总结。在关于科学逻辑实证性方面，罗素亦是如此，他列举了许多科学家通过实验去验证科学的合理性，比如开普勒的行星三大定律、伽利略比萨斜塔的重力实验、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有利的

批判了宗教权威的愚昧。

在罗素所记述的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中，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神学僵化的“经文一体性”显然不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对手。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但是，罗素的这部著作，仅仅是为了宣扬反宗教思想？

作为现代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罗素无疑坚持理性主义。在本书中，罗素在肯定了科学的启蒙和分辨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宗教的崇善作用。实际上，科学精神本来就不在于跟宗教对抗，而在于不断追求、判断、接纳、检验；正相反，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相存相依的关系——科学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现象，狭义上的科学根源于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因而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现代科学起源于希腊科学的复兴以及基督教内在的思想运动，对力量的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成为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

虽然罗素在宗教与科学冲突学中，更青睐于科学，但同时他也认识到科学的弊端，具有辩证性，而科学能否取代宗教给人们精神的信仰则需要随着人类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得到解决。作为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罗素亲眼看到了科学被滥用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吞噬士兵生命的工业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工厂”和冷战中的毁灭性核武器，都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人类智力的结晶，





但并不是道德。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罗素开始怀疑起科学对人类的价值，他开始思考科学的理性与宗教的崇善之间融合的可能性，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具体来说，科学与宗教追求宇宙中的知识的方法一般不同。科学讲究理智、经验和证据，而宗教讲究启示、信仰和神圣，这些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它们截然相反。理智、经验和证据从根本上不承认启示、信仰和神圣是有效的知识来源。此外，启示、信仰和神圣（作为宗教教条的范例），在大众普遍接受的证据下，也只会接受相冲突的科学观点。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科学革命之前的大多数科技创新的是由宗教组织的协会完成的。比如在欧洲中世纪时期，许多来自这些文明科学知识由天主教会负责保管，从而使科学研究的方法在文艺复兴到启蒙时期的欧洲得到发展。伊斯兰教也对数学、天文学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上许多最著名的科学家，如帕斯卡、哥白尼和现代遗传学的创始人孟德尔是虔诚的基督徒。大爆炸理论最初是由一位名叫乔治·勒梅特的神父提出的。印度教历史上拥抱理性与经验主义，认为科学是合理的，但对世界的了解不全面。儒家在不同时期对于科学持不同观点。今天大多数佛教徒认为科学与他们的信仰可以互相补充。

正如罗素的好友爱因斯坦所言：“宗教就是让逐渐强大的人类心怀敬畏。”本书的目的不过如此。

胡

同

旧

忆

江南我没怎么到过，只在文学里见过白墙黑瓦和细雨后氤氲缭绕的雾气胡同最繁盛的年月我也没怎么见过，只觉得如果在一座喧闹而轻浮的城市里还有一块厚重的、浪漫的、有着浓厚的烟火气的、最似江南的地方大概是胡同吧。

说起北京的古建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起气势恢宏的紫禁城，又有多少人能在王权的万丈光辉荫蔽下看到那一片片低矮而相形见绌的大杂院。辉煌永远属于少数人，那个远去的时代里的芸芸众生，实则是在胡同里静静地诞生，经历着平淡的喜怒哀乐，甚至缄默地走到生命尽头，但他们生活的痕迹却重重的刻在了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上。也正是这些胡同，给了老北京古雅质朴的底色，正如肖复兴先生所言——“只有在这样一片灰色的瓦浪中，那些绿色的树木和城中辉煌的金色才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而今时移势易，依然是胡同，镇住了现代都市的喧嚣，即使老北京人的一代的故去带走了很多生活风俗，余下的见证沧桑的墙垣古树，依然为北京留下一条根，循着它溯源，总能找到点东西，那么一个时代，就不是真的死了。

我住在胡同里的日子其实不过五六年，还是在懵懂的年岁。理想里的胡同像七八十年代的黑白影片，还没有被电脑、网络侵吞，人们的生活还是完整的一块，人和人之间的线还没有断，还一唱一和地吟诵着生活简单的旋律。这些今天都没有了，即使有人商议好暂时扔掉手机，走在车水马龙之中也会觉得逝去的再也无法还原了，连空气都似乎躁动起来。

我搬进胡同是十年前的时候，说是住胡同，也不过是巷子里圈起来的几栋矮楼房，是在菊儿胡同里，地上铺着高徒不平的石砖，门口也偶尔停几辆汽车，还有一棵槐树。隔壁是大杂院，那里住的人是怎么个情况我也不甚清楚，只记得女人时常将脸盆里的水泼到冬天结了冰的下水道口，冒起一道似有似无的烟；一些低矮的平房上常年赫然写着拆字，旁边手写的禁止停车的“停”永远多了一竖……然而我住在那的几年里，再也没人在意过这几间拆迁房的去留，甚至没人当他们存在，就好像它们已经死了，盘旋此地的只是不愿离去的鬼魂而已。

电台里的戏曲已不再是胡同里的常客，只是偶尔有几声若有若无的“咿咿呀呀”，只低沉的唱着，似乎也不敢高声喧哗一面担上扰民的罪责。幸而清脆的车铃声还健在，早上虽然是人们上班上学的时候，但因为没汽车，胡同中的清晨还是显得格外幽静。空气似乎还没有苏醒，凝结着冷冰冰的天空，初升的太阳透过茂密的树荫投射下来照在低矮的红墙上。院中的老人们坐在板凳上乘凉，妇女正在凉洗好的

衣服，买菜去的人们拉着小车寒暄着……胡同是悄悄地醒的。

中午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也不是香港海边的闷热，更像是干柴生了火堆的炙烤，如果热可以有颜色，大概是秋日麦田的金黄。男人们坐在门前的板凳上，穿着白背心儿，大裤衩儿，围在槐树底下一辆破旧生锈的三轮车边上，抻着通红的脖子，把牌摔来摔去，好像牌面从来不重要，只要有了声响就取得了胜利。有时还会有骑着三轮车穿梭在胡同里的工匠，人走过了，跟着的一串锅勺撞击的“当当”声可以在檐间回荡好久。“磨剪子勒~”同一音调乐此不疲地重复着相同的字眼，都是如果没人解释给我，我永远也听不懂的话。

一个孩子短暂的童年里，总是在等，等长到墙上的那条线，等有一天

可以独自离开家，我似乎没有期盼过这么宏伟的事情，等得最多的大约是雨停。香港梅雨季节的雨来来去去，总也去不彻底，一滴两滴地渗漏，似乎失去了等它停下的必要。这让我怀念起胡同里的雨，绝不拖泥带水，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重郁起来。屋顶，墙，石砖的缝，除了屋檐处悬着的铃铛，被雨滴催的，不安地摇晃起来，当那清脆的声音停下来，铜铃安稳地立住。等着一棵槐树稍经一触，滑下晶莹的雨珠，等着那重新着色后的天空——或许会在灰白里，带来什么其他的颜色。

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年，胡同里那间空房终于成了快递公司的仓库，我望着动辄十数个工人一边吆喝一边抛掷着快递，感到我熟悉的一切从我指缝间悄无声息的溜走了。就算对这种简单的生活曾热爱之至，我也终究是循着大众的人生轨迹行走的人，社会也一样，胡同和马路的交融，南锣鼓巷的完全商业化似乎也是必然的结果。小学毕了业，我就从胡同搬了出来，临走的时候，我仿佛知道，那段日子是无论何时回去都找不回来了的。后来我搬到了中关村——一个甚至没有电车、少有平房的地方，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后来回去过一次，发现静止在那里的时间已经开始流动了。巷口废旧加油站的遗址竟然改成了服装店，哑然失笑之余，才发现胡同里那个快递仓库显然扩大了经营，快递三轮的黄色占了主流，甚至压过



了灰黑，似乎使原本黯淡的胡同色彩鲜活起来，人来人往也繁华不少，然而历经风雨战火的菊儿胡同也一定想不到，直到和平的今天，它也无法又一个踏实的好梦。我生活过的两个世界，恍恍惚惚地成了一个，再无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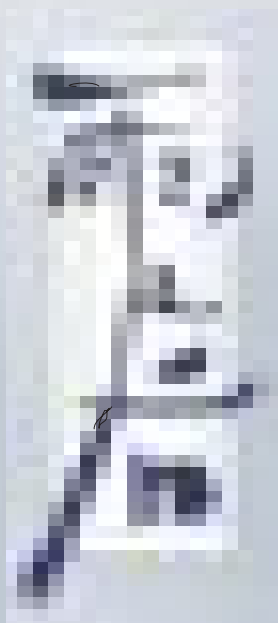
我没能见过原汁原味的胡同，却见到了它最后的样子。纵使有再多保护修缮，也不过是将它当作珍贵的文物放入捧盒，让人敬重却缩短不了距离或是挖掘商业价值，让人珍惜却留存不了温度。于是越来越多的胡同成了当年那排无人问津的拆迁房一样的存在，你知道它在那里，知道它的好，但是再无别的关联——

可能举家去参观，可能讴歌赞颂，但这是瞻仰，不是生活。

残阳孤悬，衰草萋深，满目荒凉，酒气弥散。

门口那棵树还在，在夕阳里闪动着金色的波浪，像那些怀旧电影的最后一幕那样，就这样淡入一片黑暗，之后便是冗长的演员表。可它还不一样，从黑暗还会亮起来，从沉睡中还会醒过来，迎来新的一天。至少在我的回忆中它是这个样子的，好像光芒永远不会暗淡，空气永远不会寂静，最后一片树叶永远不会凋零……





文 / 张书旻

连续阴雨而幽暗的日子，她喜欢在窗边远眺、冥神遐想。

她会想到黑夜里独行的船，想到飞蛾在彻夜常亮的路灯上乱撞，想到电影开场前灯光熄灭的一霎时静寂与暂停一般的时间。当第一缕光出现的时候，没有期限的混沌和梦魇就会在电光火石间消散。

雨不大，但绵长而恼人。

咖啡馆里的基调是慵懒的红棕和浅灰，精心摆放的绿植和蜷缩在沙发上的人一样无所事事。轻轻的交谈声和甜品匙触碰陶瓷杯子的声音融进随机播放的布鲁斯唱片里，有种怀旧而复古的感觉。

她和一个长者随意交谈着，当作是休息时的一点解闷。大多数时候是她在说，长者安静地听。

她要去一个南方的城市开启一段新生活，在那之前，她告别了亲人和友人，锁上了老房子的大门。

虽然这是计划中的安排，但由于各种原因加之天气一直不佳，她已经行了很长时间的路。

新，像是镀了金的字眼；崭新的开始，对她来说有些太过耀眼。

“我不喜欢总是去习惯陌生。”她喝了一口咖啡，比常喝的口味稍苦一些。”我总在新事物中找一些旧生活的替代品，从而找回一些熟悉的感觉。一切所谓新的，都尚未经受时间的检验吧，怎能轻轻松松地去接受？”

她想到心中怀念的、每一个过去的夏天，那时的庭院楼房宽敞明亮，空气里飘散着一种会流动的暖湿气息。光似乎也被散射成湖面的涟漪，浮动着，浮动着。家门口的公园和球场常有欢声笑语——那些是学生吧——跑着，跳着，为进框的好球喝彩。她不觉得吵吵闹闹有什么好，一切只是习惯。

长者不语。

空气中时咖啡微苦的醇香。雨渐渐小了，窗外，楼层间低垂的绿色藤蔓在光下显出水彩般光鲜的色泽。

他只在临别时说了一句话。

“被动地适应才称为习惯。”

她将去一个快节奏的高密度城市，这时已经构想过无数遍、却无法勾勒出具体轮廓的模糊概念。想象可以如电影一般理想化而浪漫。

她的住处将要靠山临海，山风雨水会不经意而来，几分钟便潇洒而去。

她也许会认识不同的朋友，花上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时间与那些未知的“他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谈。

她得脱离一个稳定存在的集体而作为独立的个体生活，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又像浮萍一样漂浮不定。

一位作家说过：我生活在妙不可言的等待中，等在随便哪种未来。

她说这等待的过程总是显的漫长而混沌，像夜行的船，像扑火的飞蛾，像电影开场前黑暗中寂静的空白。至于结果是否妙不可言，等那结果真正到来时已经无从考证。

剩下的路途已不遥远。

她也有些疲于胡思乱想。抛开了些杂念，在心里默默想着，总有一天要弄明白长者那句话的意思。

故乡送别她的雨没有延续到那座静候着她的大城市。清晨的一缕阳光送来南方夏末的温度，这里的楼房很高，人们快步走着向前进。似乎什么萦绕已久的东西默默散去了，广阔的天地沐浴在一片明媚的日光中，来时的脚印在金色的大道上变得模糊。

她整了行囊，向那光里走去。

# 与孤独共处

文／黄奕夫

还记得，我的高中数学老师说过：“大学是真正历练人的地方。”曾经的我颇不以为然——大学的压力与学习强度，又怎能比得上高三的披星戴月、埋头苦读？当我选课时，得知港科大最早的一节课只是“九点堂”，我每天的课时不超过四个小时的时候，这种想法又仿佛在脑海进一步地得到印证。可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大学所赐予我的第一层历练并不是学业压力的火海，而是孤独寂寞的深渊。

夜晚十一点，在 learning common 舒适的转椅上起身，双腿因为长久没有活动而稍微感到无力。熟练地把电脑、草稿纸、笔盒收进包里；如常戴上耳机调好音乐，推开 LG1 那扇沉重大门的一刻，外面湿润温暖的海风便如决堤般呼啸着灌进来。用手托一托眼镜，对面的 canteen 早已是黑灯瞎火，蘑菇左侧的露台外，白日那片湛蓝的海湾也早已压作一片漆黑。每当我眼神呆滞地望着海上那几豆摇曳着的粼粼微光，心里总是涌起一浪接一浪的孤独。

与传统大陆学校四至六人寝室不同的是，港科大的宿舍多设为二至三人间。而由于某些不明原因，时至今日我的舍友仍没有出现。因而每晚拉开房门之时，迎接我的只有一片漆黑，和一个与早上出房门时一模一样的布局。而我，却是早已习惯了隔着房门就能听见舍友们的笑闹；早已习惯了进门后那一两句有的没的玩笑话。此刻房里纯粹的黑暗与寂静，再次激起那孤独的涌流。

可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当你感到挣扎，这恰恰证明你在成长。

高中的时候生活很简单，因为学校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一切。从起床、晚休的时间，到每一节课的时长、内容，再到要完成的学习任务。我们不需要进行太大的调整，也没有太大的空间进行调整。可在大学，这一切将不复存在。不再有行政班的概念，大学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人会为你安排作息时间，没有人会告诉你现在该去哪里上什么课，甚至没有人会检查你的学习情况。而你，却要对期末那一张张冰冷的成绩单负责。因此，在这个自由度远远大于高中的环境里，自我反思和自我规划便成为了重中之重。

孤独让我拥有更多独处的时间，让我能够充分地进行自我反思。今天的学习时长、学习效率达到预期了吗？今天的锻炼强度、饮食安排达标了吗？今天我的心情如何？情绪控制能力有没有提高？我常常对着宿舍桌前的泡沫板扪心自问，并思索着潜在的解决方案。每一天都反思一点点，每一天都尝试着调整一点点。大海里行驶的帆船，只有定时测量并不断调整自己的航向，才能保证平稳地驶向彼岸，而不至于偏离航道，在误触险礁后才后知后觉。人生若船旅，梦想如彼岸。自我反思正是不可或缺的测量与调整。在我看来，没有自我反思的人是盲目的，往往会陷于“疲于奔命”的窘境。因为没有自我反思，我们便不能看见前路，不见前路，又谈何终点、谈何目标与理想？相反，每天用自我反思打一盏灯，我们才能清晰地看见前路，生活因此有奔头，我们因此能活得灿烂，活出色彩。笑对孤独，是因为孤独换取了充足的自我反思时间。

孤独，也让我拥有更多自我规划的空间。大学作为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缓冲带，蕴含着太多太多的机遇。但是，这些机遇不会像高中那般，每一件都会有海报张贴，每一条都会有年级广播。很多机遇或隐于每天成吨的邮件之间，或藏在教学楼里每个不起眼的展板之中。因此，不同于曾经被动“等待机遇”，我们必须主动“探寻机遇”。然而，由于适配于每个人的机遇不同，高中里单纯为高考而进行的统一规划将不复存在，这便要求我们拥有强大的自我规划能力，以规划自己，迎接机遇。大学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并没有高中时期班集体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会缺少集体的温馨感与归属感，并因此感到孤独，可同时，这种孤独却为我们提供了灵活安排自己学业、个人生活的空间，让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SCIE1000 的一次校友分享会让我印象很深，其中一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学博士的校友分享到，自己早早便坚定了研究深造的理想，大一时就已预修大四的微分几何课程，并进入 IRE program 继续深入研究，最后成功申请到哥大博士生 offer。大学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因而有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孤独，但同时也换来了更多自我规划的空间，以把握适合自己的一个个机遇，追求自己独有的理想。

林清玄有言：“雨天可以是晴天的间奏，但不能成为天气的主调。”而我会说：孤独是大学生活这篇乐章里不可或缺的间奏，却也不该是心情的主调。只是在我们不得不与孤独共处的某个时刻，能够正视孤独、拥抱孤独，在孤独的深渊最底部，找到那两束足以照亮前路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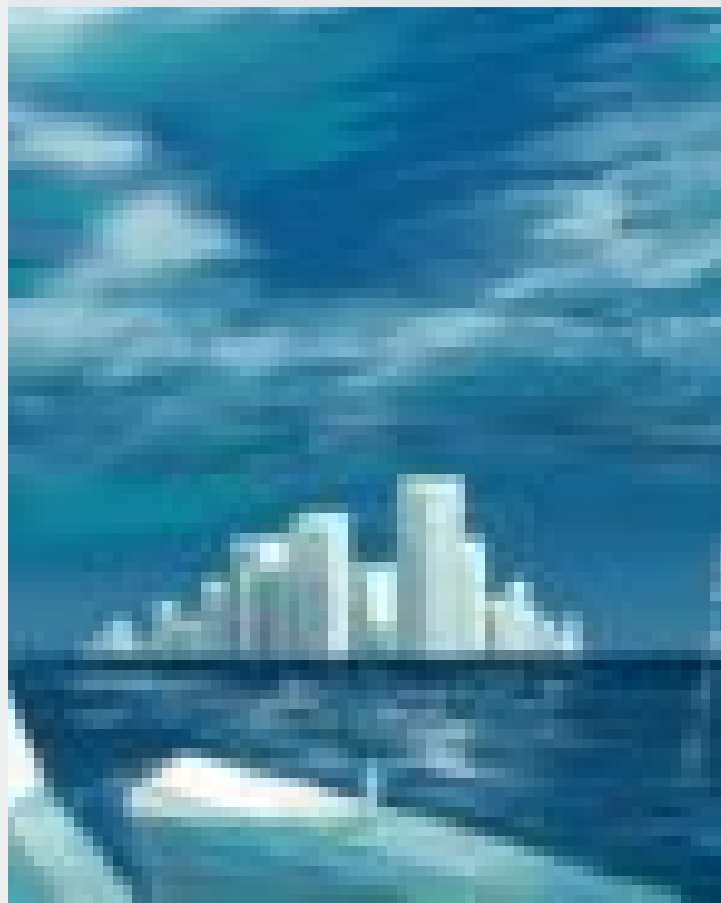


## 沧海桑田

文 / 孙畅

“一切开始于结束之后。”

小说中的那句话始终刻骨铭心，  
她觉得这句话可以道尽她的一生。



她在海岸线上的海塘村镇中出生，时间对她来说是停滞的——倒不是因为家里没钱来请人修那口破旧的摆钟，而是这里的日升月落都是一成不变的。

海边的人们以养花与捕鱼为业，若不出意外，她也会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花农。她喜欢这样安逸平缓的生活。她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很熟悉，无非就是在清晨迎接回港的渔船，在光的追逐下奔往村头的学校，再待晚霞落下回到家中，卷繁星满斗，睡入梦乡。

最初的变化发生在一天清早，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

她照常走在上学的大堤路上，手揣在兜里。晨风清爽，卷起几缕发丝。她走着走着，轻快的步伐忽然停了下来。她站住端视：青石板上躺着一枝白色的小花——那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白玉兰，白花青叶，恍疑冰雪。

她环顾周遭，施工队的卡车停在不远，这些日子他们经常出现，她猜想花儿是不是他们落下的，但又不敢去问。赶鸭人的哨声令她回过神来，她估测一下时间，随手将玉兰扦插进土里，匆匆奔向了学校。

傍晚她途径同一条路，惊奇地发现小花还在。自那之后，她每天都会给小花浇水，看着它漫长的成长。

“玉兰花真美丽  
开在温暖春风里  
香如兰白似玉  
让我醉到了心底”

她轻声唱着这首民谣，盼着她的花儿快快长大。她将心绪全部寄托在了这一微小的变化上，没有发现回港的渔船少了，房屋的砖瓦变了，旁边的土路成了街道，村头村尾的角落里悄悄竖起了天蓝色的钢板。

一天晚上，她看到家里堆了许多纸箱。父母在埋头说话，她问他们在说什么。母亲说，他们要搬家了。

“那我的小花怎么办？”

“你会见到更多的新花。”

事实证明他们没有骗她。城市里有太多各式各样的花朵——优雅的牡丹、娇艳的玫瑰、芬芳的月季——却没有一朵像她的白玉兰。城里的玉兰树高傲而精神；她的玉兰枝被埋在土里。而城里的人们……他们进进出出于各种嘈杂的场所，喧闹的地铁站与人群似海的商圈，而她偏爱在家默默地浇着一个没有土壤的空盆。

她用拳头托着腮，怅然望着窗外，天空空得如她的思绪。她不知道镇子怎样了，不知道花儿怎样了，唯能确认的是一种心之深处的自责与愧疚。

“那位走神的同学。”

她抬头，发现师生都在看着她。

“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她张口欲说，却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合上了嘴。她热心的同桌看着她着急，主动准备替她介绍，她却夺门而出，泪含在眼里。在这个新的地方，每当有人问起她叫什么名字，她便沉默不答，久而久之就没有人再问。

半年后她回村探亲，发现镇子不见了，小花也不见了，取而代之是一圈巨大的堤坝。管理员们告诉她，村镇早已改成了水库。

她浅笑一下，只身离开。

“一切始于结束之后。”

书包拉链合拢的声音开始愈发频繁，结伴离开的同学们说说笑笑，秋天的叶子静静地落下。

她在忽然间失落；她在忽然间发现：在抵达一处新起点前，自己必须与过往做一个诀别。她需要融入，她需要重启，她需要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她必须决裂，她必须断舍。

而那些翻过的旧篇章，还能够回得去吗？

女孩拒绝再养俗气的白玉兰，她开始养牡丹、玫瑰、月季……她养了各种名贵傲娇的花种，空空的花盆很快被各种绚丽多彩的颜色填满。情愿舍弃的人们总易被接受，她有了新的生活，交到了朋友。她在闹市区长大，不再去想海堤边的那朵白玉兰，已然接受了它自生自灭的命运。

但——每当这座城市安静下来，面对耀眼的路灯与辽阔的夜空，她便总会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城市中有万点灯火，但它们照亮不了她的眼。有时她会问那些斑斓的花朵，但花儿们也答不上她的问题；有时她会斟上一小杯酒，但就连酒酣也醉不了她的梦。

她问男友当初为何表白。

他说：“我喜欢你身上的玉兰香。”

她的右手一颤，叉子摔落在陶瓷盘上，引来其他食客们的目光。她紧张起来，连连摆手，“我可不养什么玉兰花。”

“是吗？”他的眉毛挑了上去，似有些不信，也似有些惊讶，“那么你应该养一盆，你和它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你最独特的地方。”

她在沉默中吸完了饮料，又在沉默中望向灯红酒绿的闹市。她觉得他是在调侃，但那目光在她瞄去时却很是真诚。摩天楼外传来了跑车吵闹的引擎声，她在五颜六色的城市中不断寻找着，紧绷的心却渐渐松了下来，脸上破开了一道笑容。她终于发现了那里缺少的东西，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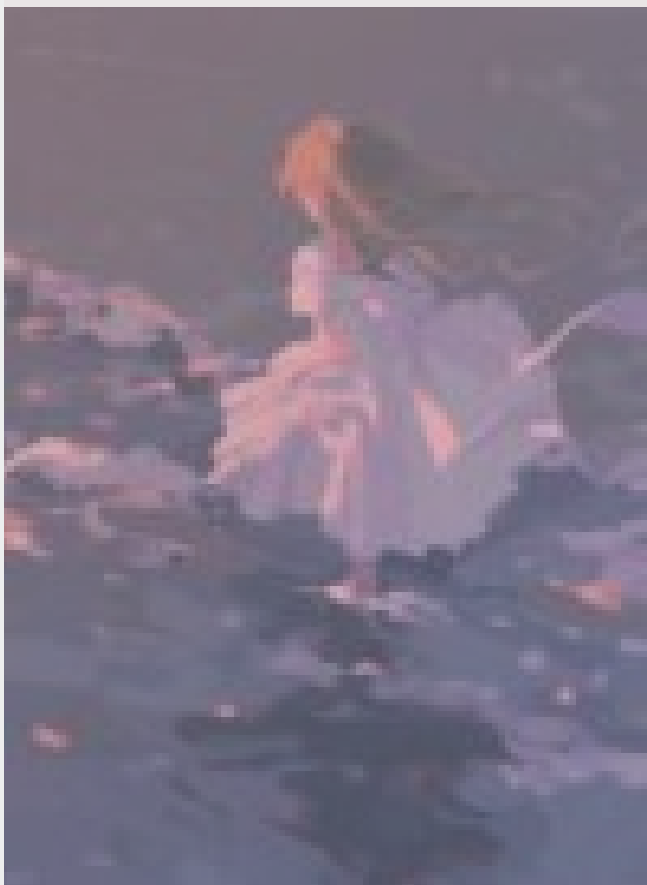
不夜城中缺少了一抹最纯净的白。

十年后她回到金山区，发现水库变成了人造海岸。她在碧海金沙上慢走，想将双手揣进兜里，却才发觉自己穿的是裙子。

曙光随着太阳升了起来，潮水时涨时落。船只与塔楼衬着彼此；放眼眺望，那些看着小的东西其实很大，那些看着很远的地方其实并不遥远。

她擦掉粉妆，踢掉鞋子，披散下头发，一步步走下了细腻的海滩。

海风的微咸中，伴着一股玉兰花的清香……



市容所局长在一早就收到了一封特别来信。几天后，有人推开了管理局的大门，腼腆而坚定地提倡借玉兰花改善城市的面容。

“……在美学上，白色并不是颜色，但在心理上，它却是快生活中的一味良药。”

她拿着玉兰花的图解侃侃而谈，又将样品传下去，看议员们无一例外地为玉兰的芬芳所陶醉。若是放在当年，她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城里的人们也会爱上这样朴素的花朵。因为熟悉，她的宣讲流利动人，管理局的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最终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当天的会议，几乎是全票通过。

三十年后她回到金山区，发现大海也没了。历经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剩下的只有空气中的咸味，而她知道这味道也总有一天会散去。她在沙滩上走，无意途径旧房子的遗址，而小花本该在的地方有一只海螺。

她拾起海螺，像儿时那样贴耳过去，听见的是永不间断的呼啸声，心底响起的却是那熟悉的民谣：

“玉兰花真美丽  
纯洁的脸含笑意  
它让我想起了  
曾经有过的甜蜜  
花儿啊春天来了又去  
你不用叹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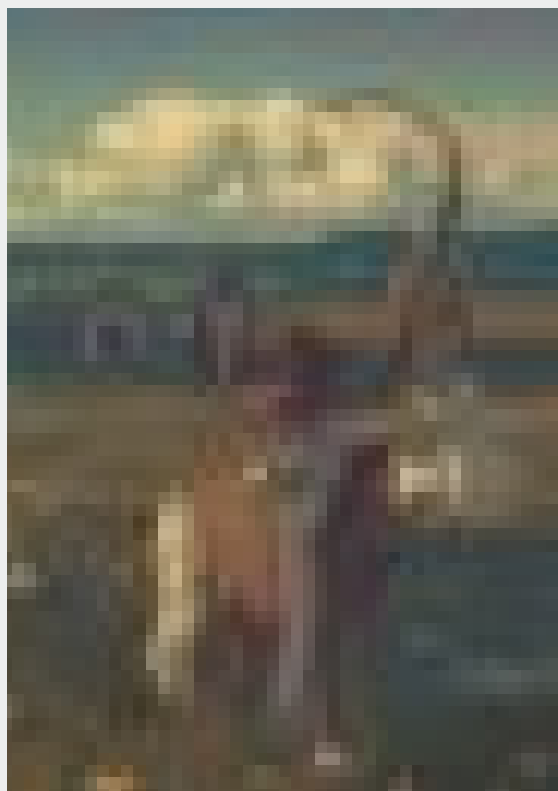
夏日里 秋夜里  
我的思念在堆积  
冬雪后 春光里  
总有机会再见你”

唱歌的是谁？那是爱的歌声。

那是大海在呼唤它；海螺中的旋律让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与那些过往分离，它们在命运的圆环中无形运转，如消失的星辰在另一夜亮起。大海创造了海螺，而海螺成为了大海；正如海浪的声音永远萦绕在螺的深处，旧时的故事也化在了她的心中，融为了灵魂深处同行不朽的一部分。

小时候她种过一朵花。这种花洁白如雪，易逝如雪，只有信念能够让它们成长。她想这就是她的梦吧？这一朵朵看似坚强，实则脆弱的白色花朵，其实也就是每个人心中，那个最初的梦吧？

是否每个人的心中，都生长着这样一朵白玉兰？



一切开始与结束之后；原来开始并非意味着断舍一切你所在乎的东西，恰相反，唯当叶落归根，新叶才会萌芽。

一切开始与结束之后；结束却绽放在接受之后。

“我是泥滩里的孩子，但那又怎样？我见过最美的景，培过最无暇的白，并将它们带进了我的新生活，这就够了。”

是的，她的生活充满了新的希冀。

你可以说她终究还是一个栽花的花农，但她更是一个快乐的、成功的花农。

她站在楼顶眺望着这城市中的每一点白，捧在手心的不再是别人的哲理，而是自己亲手撰写的回忆录：《海塘·一枝花》。当城市里的打工仔排队恭候她的签名时，她发自内心地笑了，在纸张上有力地签下了三个字：

**白玉兰**

歌源：杨小曼，《玉兰花》，2015/12/24

# 你隨口一說的文城， 我一追尋便是一生

——余華《文城》有感

文 / 施啟迪

「課本說大海是藍色的，但我小時候只見過黃色的海，於是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我想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這是作家余華漫步海邊的隨口一說。人們感慨作家的文墨芳華的同時，也將賈樟柯導演新的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和余華，乃至中國近代文學，重新帶入了我們的視野。談之中國文學，尤以文學與歷史、文學與鄉村、文學與現實的交織，余華都是不得不提的一位代表作家。人們喜歡余華，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活著》，也是因為他是站在苦難之上笑著面對苦難。余華的文字，總能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津津有味地去看小人物面對大時代的無可奈何，用輕鬆的文字去唏噓人物的悲慘命運。就像一把利劍扎入心中，只是我們感受到的不是飛濺的血液，而是緩慢的滲出與流淌。

睽違八年，余華終於帶著他的新長篇小說《文城》回到了我們的視野。《文城》講的故事並不複雜，身為主角的林祥福為了找尋兩度不辭而別的妻子小美，帶上嗷嗷待哺的女兒南下，踏上尋找妻子口中的故鄉「文城」，來到了溪鎮。小美隨口一說的文城，林祥福一追尋便是一生。後來，他在溪鎮經歷了軍閥混戰、土匪橫行的時代動蕩，死在了刀刃下，究其一生，他也沒有見到小美。林祥福找的文城是什麼？溪鎮是文城，也不是文城。對林祥福來說，他追尋的是一份愛情，一個家，而不是名為文城的地方——因為對林祥福來說，有小美的地方就是文城。林祥福的一生，雜糅了時代之殤和江南小鎮的愛恨悲歡，延續了余華一貫的荒誕殘酷之現實寫照，值得閱讀。

## 「死」

讀余華的文字，從表面上看，他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死的描述，或許更戲謔點地說，余華書里的小人物，似乎都避不開死亡的命運。但余華也不是單純地描繪死亡這一個結局，他對於死的描繪極具個人風格，或以細膩勾勒來襯托時代的殘酷，抑或以輕鬆詼諧來反饋時代的荒誕，總之，小人物之死，反應了時代的大背景。

《文城》開篇便描繪了林祥福父親之死，林祥福父親在其年幼去世，死在路邊，母親用手推車將父親的屍體推了回來。值得注意的是，蓋著屍體的裹屍布因為短了一截，已故父親的腳裸露在了外面。簡簡單單的文字，已將小人物的悲慘命運描述得淋漓盡致，更進一步體現了主人公林祥福童年的悲劇開篇。讀到這邊，我不禁也想起了余華另外一本書《兄弟》，書中主人公宋鋼臥軌自殺後，余華也用了很相似的描述：妻子用手推車將宋鋼推回來，只是宋鋼是大高個，手推車載不下，他的頭暴露在了手推車外部，拖著地板、搖搖晃晃。但余華絕不只是習慣性地描述人物極致的慘烈下場。同為《兄弟》一書中，李光頭和宋鋼的父親宋凡平之死，余華的筆墨相對來講就輕鬆了許多。余華不斷地用宋凡平挑逗兩個小孩子的場景，表現出動蕩時期宋凡平遭到批鬥被毆打到全身骨折，回到家中面對家人卻依然保持樂觀，不僅把宋凡平的形象給立了起來，對死亡的這種輕鬆詼諧的描寫，也突出了十年文革的荒謬絕倫。兩者一對比，或許就能明白余華對於死亡描述的良苦用心，他用不同的文字來寫人之將死，便是反應了時代的落幕、時代的悲歌。

## 「人」

有人讀《文城》，說余華不再是那個余華了。

觀余華過往的書，無論從《活著》、《兄弟》還是《許三觀賣血記》，無一不體現出人物的無奈。似乎在余華的筆下，人物沒有任何的選擇權，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任憑時代洪流的裹挾向前走，走向他們被安排好的結局，走向貧瘠、飢餓抑或死亡，無能為力。但《文城》似乎有所不同。這一次，余華好像更看重了人，看重了人的選擇。林祥福也好、小美也好，在命運的分岔路口，時代其實都給足了他們選擇的機會。只是他們似乎在愛情的驅使下、在生活的驅使下，他們還是義無反顧地做出了那個節點他們覺得該前進的機會，義無反顧地往前走。

這次，余華不再是那個《活著》的余華，他不再去怪罪時代給人的難題，不再怪罪人性和命運。他不再說時代逼著人物做出了他本不想走下去的道路，他把選擇的遙控器給了他的主人公。但你會發現，似乎他們的人生還是走向了悲劇——是的，他們是做出了他們當下最好的選擇，選擇了不同的人生，但

但結局還是一樣的無力。但，這何嘗不是現實呢？這何嘗又不是人生呢？社會是由人與人之間緊密交織的，人的命運與時代的命運怎又會輕易脫節呢？《文城》體現出來的無力感，不是讓我們去怪罪時代給我們做出不想做的選擇，而是時代推動著我們做出了最好的選擇。究其根本，我們是獨立的人物，但也是時代的命運共同體，所謂「歷史的一粒灰，落在一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時代是什麼樣的，我們也就是什麼樣的。而反過來，我們是什麼面貌，這個時代也就會是什麼面貌。我們從來都不是被時代無形之手所操控，而是我們即是時代。

### 「時代」

既是時代推動著林祥福走自己的人生，那《文城》的時空建立在了哪裡呢？

《文城》的背景設立在清末民初，軍閥混戰、土匪橫行，一個荒蠻的年代，結束尚未結束，開始也尚未開始。尤其讀到後期土匪混戰的環境，讓我也想起了另一故事《智取威虎山》的描寫。這又是一個獨立於余華其他作品的時代背景，從前我們看余華寫過了大飢荒的年代，寫過了改革開放中國四十年微觀發展的縮影，也寫過科學發展觀以來的近代社會。這次，我們又看余華寫了一個全新的時代背景，似乎在余華的筆下，中國這幾年來的發展躍然紙上、愈趨豐滿。

讀余華的作品，我覺得需要拋棄主角的視角。在余華的書中，所有的人物，無論主角還是配角，都是為了時代服務的。換言之，只有「時代」才是余華筆下唯一的主體。林祥福之死不是全書的

結尾，也不是時代的結尾。我們更多的應該是從林祥福及其周圍各色鮮活的人物，去看歷史的轉變、看事件的出現。

《文城》分為兩個部分，大體故事由林祥福的視角出發，把林祥福追尋小美、追尋文城，再到土匪混戰的情形描述得十分清晰。再到後面一部分《文城補》，余華從小美的視角出發，回到最初的時間點再來過，交代了小美的身世，以及在林祥福目光所不能及的黑暗角落里，小美到底在想些什麼，在做些什麼，又為什麼他們終無法相見。只有林祥福視角的文城故事是不完整的，換言之，只有《文城》和《文城補》互相交織之後，這才是一部完整的故事，這才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時代如同大海，平靜而又凶猛，荒謬但也合理。余華，以及無數和余華一樣的作家們，在那個時代的裹挾下，也無可避免地如同林祥福、如同福貴、如同李光頭和宋鋼、如同許三觀一般，經歷著自己時代的艱難與苦難。他們在無窮大的時代之海裡，儘管頂著隨時會被大浪淘盡吞噬的危險，但他們沒有放棄，揣著理想不停地游，帶著中國文學的種子不停地游。

所以「海水變藍」指什麼？是鄉土文學的復興，還是尋根文化的發揚？我想更多的，是一種初心吧。「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重點不在於「變藍」，而在乎「一直游」——海水或許不會變藍，但我們可以一直游下去。余華等中國當代作家如是，《文城》里的林祥福如是，作為讀者的我們亦如是。願我們都能在時代的大合唱中都能擁有獨吟的空間，找到自己心中的文城，一直游到海水變藍。

余華作品十分先鋒現代，充斥著對傳統文學的解構。

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大特點就是解構主義，也就是反傳統、反邏輯。就是要寫的跟以前的小說不一樣，有著一股骨子裡的叛逆勁。打破常規，打破讀者期待。顯然余華的作品具有這樣的特性，成為鄉土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 一、《在細雨中呼喊》

這是余華發表的首部長篇小說。

《在細雨中呼喊》帶有先鋒文學的特徵，文體、敘事和語言上都打破傳統文學的規範。整個故事不是線性記敘，而是以第一人稱視角，以回憶為線索片段式敘事。它的每一章以一段時間為主題，講述在一個時間段內走進“我”生命的人物以及其命運，勾勒出“我”從南門，到孫蕩鎮，再回到南門的經歷。

如余華在自序中所寫：“七年前我寫下了他們，七年來他們不斷在我眼前出現，我回憶他們，就像回憶自己生活中的朋友，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的容顏並沒有消褪，反而在日積月累裡更加清晰，同時也更加真實可信。”讀此書時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其對死亡的描寫讓我印象深刻。余華通過筆下人物的死亡折射其命運與性格。

比如文中的母親在春節前死去時，感到有一口血已湧到口腔裡，但她沒有往地上吐去，怕弄髒房屋，麻煩兒子孫光平花力氣打掃，於是已經臥床不起的母親在那個晚上竟然能夠下床在黑暗中找到一只臉盆放在床前。這個不幸的女人，丈夫的出軌讓她晚年更加孤獨，可她終究是一個樸素、愛子的母親。

又比如作者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蘇宇，年僅十九歲的他卻因腦血管破裂而死。他躺在床上，如果搶救及時應當有一線生機，然而父母看到他仍在床上卻是不滿，弟弟只是驚訝於他也會賴床，完全無人查看他的狀況。一次次的希望

# 鄉土中國中的 先鋒文學

文 / 眼子

簡論余華作品

最終都以失望回應，親人打開門時光明的湧入讓他的生命出現迴光返照，而回應卻是門的關閉。蘇宇在孤單中死去。

文中有一句話：“任何孩子都不會把自己的以後想的糟糕起來，現實還沒有這麼訓練他們。”《在細雨中呼喊》敘事結構打破常規，但在內容上的昇華仍讓我看到中國作家出於鄉土生活的獨特感觸。

## 二、《活著》

「我看著那條彎曲著通向城裡的小路，聽不到我兒子赤腳跑來的聲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灑滿了鹽。」

閱讀《活著》，每每讀到這句話，總是忍不住潸然淚下。福貴把有慶埋起來後，他站在村口回頭望向了鄉間的小路。在問到余華為何用鹽比喻月光時，他談到：

“我一定要對這個小路進行一段描寫，但又不能用一種情緒泛濫的方式，因為前面一大段已經寫得很悲傷了，所以我最後就想平靜一點，所以就找到了‘鹽’的意象。第一是有一種‘鹽’和‘傷口’的關係；第二是，‘鹽’對於農民來說，是知道且熟悉的，不要讓福貴這樣一個農民，看到的是他所不知道的一種東西。”為了找到這句話，余華在此停留了兩三天，“有時候你可能幾千字都順利的寫下來，但是為了其中的一句話，你可能要耽擱好幾天，甚至可能耽擱一個月、一年，甚至你就把這篇小說放下，然後寫別的去。”竭盡全力的一生，到頭來還是孑然一身。豆瓣評論有這樣一句話：“國家走了一小段彎路，對於一代人可能是蹉跎了一輩子。”命運如稻草，許許多多像福貴一樣的人，苦苦掙扎一輩子也終究不過是為了活著。在余華絕望的文字中，我讀出了生命的堅韌。如大漠中的胡楊：“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

### 三、《文城》

「一個人和他一生的尋找，一群人和一個洶湧的年代。」

這本書是 61 歲的余華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活著》作為余華的代表作之一，新書出版時，難免會將其有所比較，大家將福貴與林祥福對比，認為兩個人命運的一致性是都很悲慘。

然而余華本人卻不這麼認為。《文城》與《活著》的最大區別在於，《文城》是一部傳奇主義小說，而《活著》是一部寫實主義小說。創作《活著》的時候余華 32 歲。余華說：“讓我今天去寫《活著》我肯定寫不出來，但是反過來，我在寫《十八歲出門遠行》的時候也是不可能寫出《活著》的。所以每個時代是不一樣的。”一個作家隨著他的年齡的增加，由於社會的變化、環境的變化，他的寫作也會變化，他所理解的“真實”也會在變化。

這本書本來的名字叫作《南方往事》，但後來改為《文城》。為什麼選擇“文城”？首先，“南方往事”給人的感覺相對比較虛，而文城給人的感覺卻是比較實的。但倘若你讀完這部小說，你會發現“文城”是個更虛的書名。小說開篇即提到“溪鎮”，不禁使人思考文城與溪鎮之間的聯繫。然而在讀到阿強與小美來敲響林祥福家門時，“文城”這個地名總算有了著落。後來小美第二次離開，林祥福往南尋找時，走到了溪鎮，方才恍然大悟，所謂文城是假的，阿強和小美也是假的。作者暗示著注定沒有文城這個地方，也似乎暗示了林祥福終究找不到小美。一次次土匪的侵略，陳耀武丟了一隻耳朵、顧益民被抓，終於林祥福還是死在土匪尖刀下。

讀完《文城》，總會覺得失落、意外。似乎林祥福應該找到小美，似乎應該對林祥福有所補償。總會忍不住感慨林祥福悲慘的命運，卻又心疼紀小美有所苦衷。

但思考幾天後卻又想通——文城是一個謊言，但是在奔赴謊言的路上，你所遇到的一切幸運與不幸都是真實的。

## 光可鑒人

## 无限风韵

徜徉在光可鑒人的古城石板路上，一切那麼平靜安逸。這裡沒有摩肩接踵的遊客，沒有通常旅遊景點裡的喧囂，不像故宮有著的帝王氣派，也不似麗江古鎮的小橋流水人家。它中和了華北地區的豪邁與江南地區的水鄉風情，雖說是座小城，卻顯得大氣又典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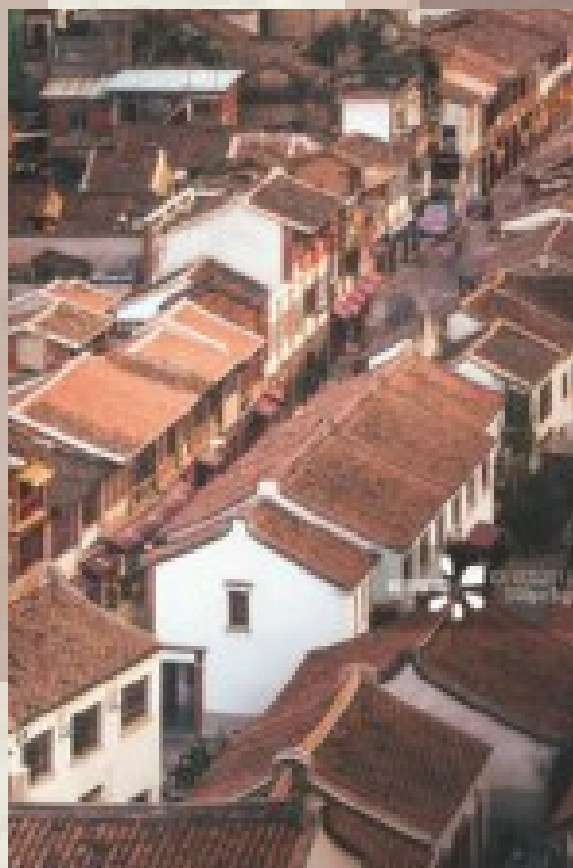
一条条僻静的巷子，两旁紧靠着的是幢幢红瓦骑楼，一楼是一个挨一个的商铺，二楼的简陋木质门上裂开了几条缝隙，左边的浅红窗户掉了漆。天地间有一种特殊的宁静感，少了大城市的杂乱喧嚣，这里仿佛与世隔绝。它低声细语地展现着古朴民居的无限风韵，诉说着自己的小城故事。如果不是偶尔经过的导游挥着旗子带着些许游客，我差点不记得这也是漳州一大名景。没再多想，我加快脚步上了楼，一阵阵前所未有的舒适和释然在我心底油然而生，在一个并不不热闹的地方，却异常开心快活。

# 邂逅古城

文／李丹妮

我喜歡旅行和熱鬧，但每次到訪，哪裡不是人山人海，分不清是看人還是看景。熱鬧倒是熱鬧，但這樣的歡愉氣氛卻襯得我油生一種孤獨失落感。熱鬧終歸是別人的，屬笑聲，屬眉眼傳神，屬相機定格瞬間，但不屬於我。熱鬧是他們的，而我什麼也沒有。為了隱藏奇怪的空虛感，我變得越來越不愛熱鬧的旅行。

若不是陪爸媽去，我便與這座擁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漳州古城失了緣分，也不會穿梭在這猶如夢境般的名勝古跡中體會到不同于普通熱鬧得來的、卻真實屬於自己的小歡喜。



悠遠淡然

千年古韻



品茶是悠。在這個紛外嘈雜的社會裡，或許是從未，或許是太久沒能體會到了。在一座本會熱鬧雜亂的名勝古跡中，能尋一處角落坐下來，心如茶一般平靜下來，細細做著一件事，實在是微妙。我竊竊歡喜著。

透過半掩著的窗戶向外望，是一條巷子口。正中有位老伯伯騎著三輪車載著婆婆穿巷子，車把上掛著一袋炸油條；左邊是一位姑娘，發簪盤發，穿著白長吊帶，蹲在石階上淘洗著衣服；還有小孩子，手裡攥著硬幣由東跑到西，買老爺爺用竹簽繞來繞去的一塊麥芽糖，又蹦蹦跳跳的舔著糖回來……小城裡的每個人都都在做著自己的事，卻又悄無聲息，真實卻也不真實。自行車劃過的聲音，擰乾衣服水的聲音，小鞋子踏著石板路的聲音，都將古城的古樸生活展現的淋漓盡致。我彷彿完全融入了這裡，不像一個旅客，倒像是一個土生土長生活在這裡的居民。這裡是個被時光遺忘的地方，是個有著千年古韻的世界。

一條條僻靜的巷子，兩旁緊靠著的是幢幢紅瓦騎樓，一樓是一個挨一個的商鋪，二樓的簡陋木質門上裂開了幾條縫隙，左邊的淺紅窗戶掉了漆。天地間有一種特殊的寧靜感，少了大城市的雜亂喧囂，這裡彷彿與世隔絕。它低聲細語地展現著古樸民居的無限風韻，訴說著自己的小城故事。如果不是偶爾經過的導遊揮著旗子帶著些許遊客，我差點不記得這也是漳州一大名景。沒再多想，我加快腳步上了樓，一陣陣前所未有的舒適和釋然在我心底油然而生，在一個並不熱鬧的地方，卻異常開心快活。

日仄時分，順著原木樓梯走上去，是一處品茗的小角落。打開茶盒，微微搖晃，茶葉沙沙作響。取出茶具，茶壺和茶杯發出細碎的碰撞聲，空靈也飄渺。水放涼到九十度，倒入深褐色粗糙的茶杯中，茶葉迅速展開，浮上，其中幾片在杯中緩慢旋轉。靜待幾秒，一股淡然茶香隨著絲縷白煙融入空氣裡。在水中盤旋、舒展到極致的茶葉緩緩沉澱，縷縷清香撲鼻而來，悠遠、淡然。漳州特產的鐵觀音不像別的品種那樣，入口即苦澀之後又甘甜，品它的第一口無味似寡淡的清水，而後才有一絲沁人心脾的茶



久久停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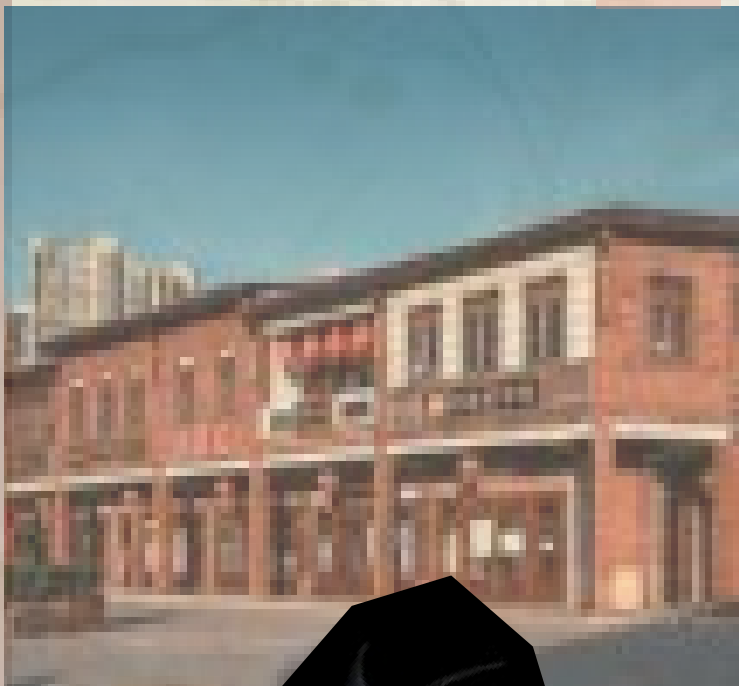
與世隔絕

## 質樸無華

## 「夢境」

心情經這夢境淘洗得豁然開朗，還未享盡這份特有的  
要惜別燈光依舊古城了。一步步走出城內，我漸漸從虛實  
的、似夢非夢的感受裡抽離出來。回首望去，古城正如一  
州姑娘，純情美好，質樸而無華。它是那麼的深情款款，那麼  
的純潔淡然。

漳州古城于我只是人生旅途中的  
一次短短邂逅，卻成了我心  
中常駐的夢境。它供我在閒暇時，  
可以細細回味好一陣子。◆



舒

寧靜、空靈、曼妙

日入，夕陽的餘暉給古城染上一抹恬淡的安詳，古城是那樣溫柔。大人們午休後開始了晚間的忙碌，小孩子在街巷裡追逐嬉鬧、歡聲笑語，小吃鋪一個個熱鬧起來。幹拌面、面煎粿、鍋邊糊、三角餅……漳州小吃擺滿整條巷子，行人絡繹不絕。煎的、炸的、煮的、蒸的，甜的、鹹的、冰的、燙的，古城處處散發的，是最撫凡人心的人間煙火氣。我一個北方人需要一段時間適應南方的美食，卻對漳州小吃一點不排斥。老闆樸實的收銀，沒有景區的濫收費；老闆熱情的招待，讓一個異鄉客感到來自小城的溫馨與舒適。路邊吃，坐在板凳上吃，擠在角落裡吃……不論是哪種，都不影響食物的口味，反而更富有小城的風情。

夜色中的古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美妙夢境。人影綽綽，巷與騎樓亮起千家燈火。眼前的愜意遊人、紅瓦齊簷、空皓月，仿佛已去到時空隧道的另一端，遠在漫無涯際的天地裡。我早已把對旅行只會帶來煩躁的偏見忘卻，感受著來自心靈深處的放鬆和快樂。閉眼，清風徐來，我任憑思緒遊蕩，那樣寧靜、空靈、曼妙。在古城這個夢境裡，或追憶往事，或迸發靈感，或暢想未來，或沉醉其中。虛幻與現實交融，理性與情感並進。



## Part 1 它的“逸夫”

邵逸夫，何許人也？大紫荊勳賢、娛樂業大亨，即使你沒看過他的電影，你也一定聽過他的名字。以“逸夫”命名的教學樓、圖書館、科技館遍佈各地。二零一九年，科大也迎來了它的“逸夫”，二零二一年逸夫演藝中心落成。

逸夫演藝中心的開幕也拉開了科大三十周年慶典序幕，香港科技大學常被其學子質疑沒有科技，但在逸夫演藝中心開幕之前其文藝性或許也應被質疑。以實用主義見長並非壞事，但在校內多些人文主義關懷，為學生提供一個創意設計、天馬行空的藝術空間更是美哉。

逸夫演藝中心聲勢隆重地亮相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承擔二零二一年的畢業典禮，這也是至 2019 冠狀病毒疫情以來舉辦的首個實體畢業典禮，同時這也拉開了畢業典禮場地由賽馬會大堂轉移到室內的序幕。

在賽馬會大堂的畢業典禮雖然音響條件不太好，而且座位都是塑膠的。但是當紅毯一鋪，平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院士們盛裝走來，將畢業證書鄭重地交到畢業生手裡時，當廣播喊出自己的名字，在偶爾經過的學弟學妹好奇的眼光下走去領取自己的畢業證書時，當典禮結束後，和好朋友三五成群在陽光照耀的火雞下合影時，會發現這種感覺是不可比擬的。比起新演藝中心的恢弘大氣，這種在每日都要經過的場合下的儀式感，熟悉與離別之交織，碰撞出畢業學子的淚花。

但是室內也有室內的好處，首先就是能保證絕大多數人都有一個舒舒服服的座位，不至於在等候的同時，漫步來漫步去顯得毫無秩序。亮堂的打光也保證了出片率與紀錄影像的清晰。走上紅毯，入畫出畫。這種矚目感大概如同一次婚姻的宣誓，只不過紅毯走過的可能是本科四年、碩士兩年或是博士四年。

總而言之，科大的“逸夫”來了。人，總是要擁抱變化的。希望漂亮的演藝中心能帶給我們更漂亮的美學體驗。

## Part 2 它的 7-Eleven

比起新建的逸夫演藝中心，也許部分同學包括我自己更期待新建在 M 記旁邊的二十四小時便利店。對於社恐人士，前往 CF 餐廳其實並不是最佳的選擇，對於手殘人士，並不願意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對於嘴饞人士，Fusion 的零食早已使人厭倦。如今，7-Eleven 的到來，無疑為以上人士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

校園重啟之後

# 三十而立

文 / Z

7-Eleven 除了多提供了一種選擇，其全天營業制無疑成為了深夜趕 due 人的溫暖港灣。可以想象，在考試期間，飢腸轆轆的朋友們從 hall 里從 CS Lab 里或從 Learning Common 中出來，前往始終亮著一盞橙色光的二十四小時便利店，關東煮的格子里還有溫熱的魚蛋和燒麥，咖啡機仍然運轉著，睡眠稀鬆的店員拿起掃描機器吐出一句：“學生卡有冇？”無論是保溫箱裡的點心，冰櫃裡的三文治和微波爐中旋轉的飯糰都能填飽冰冰冷冷空空落落的胃。

7-Eleven 的入駐似乎自動劃分了一塊 M 記的地盤。如同習慣了在 LG7 餐廳吃完飯後到 Fusion 溜一圈消消食，7-Eleven 或許成為了在 M 記排隊消磨等待時間的去處。自動售貨機里的飯糰不再變成了校內唯一選擇，CF 的魚蛋不再是校內的唯一選擇，繁忙的工作日不用再望著 Fusion 空蕩蕩的麵包貨架失落。雖然科大也有了它的 7-Eleven，但是還是想對它的競品們說一聲：“支棱起來呀！”

其實校內的 7-Eleven 不算是唯一的 7-Eleven。從北門向大埔仔停車場方向行走，在大埔村旁邊也有一家小小的 7-Eleven，格局和校內的差不多，甚至更小。

7-Eleven 好像也不是很孤獨呢。

## Part 3 它的新堤壩

月亮從海平面爬上來，又到了深夜 emo 時間點，沿著 hall 走下去，到了海邊。以往的海邊是黑乎乎的，除了幾根矗立在那裡直愣愣地從頭頂打大光的白熾燈之外，一切都是黑黑的。

如今，海邊運動場的那一側沿海之路安上了一條燈帶路。通過大張旗鼓地修建，地面也被抬高了一些。似乎再提醒我們離海遠了些，但或許全球變暖又讓海離我們近了些。抬高的邊沿阻斷了一部分人爬上去的樂趣，有時也隔絕了牆外離海近的釣魚人的竊竊私語和牆內散步人的歡聲笑語。

一直很好奇是否有人真的嘗試過在退潮時從清新地走來，跨過礁石淌水走來迎著天邊的魚肚白聽起來是一件浪漫又危險的事情。

新堤壩上的燈帶路照亮了腳下的路，頭頂迎著黑不溜秋的天空，也不感覺很害怕。

## Part 4 結語

無論是硬件的更新還是人員的變動，香港科技大學迎來了它的三十歲。即使疫情反復無常，隨著人的來來往往，校園的的確確是在重啟的。三十而立，而立，而立！

# A0

文 / Z from 2021

海浪無邊將日落托起  
我在無邊海岸上  
等你  
踮腳眺望遠處的風景  
期待著  
日出能擺脫 A0

我討厭有人能將愛情狀態定義  
初戀  
他不叫做 O1

你靚麗華貴 我暗淡自卑  
君生淮南 吾棲華北  
海底游魚 天空飛鳥  
林間野豹 圈中家豬  
我喜歡上你

我如果愛你——  
絕不將你掛在我的狀態後面  
變成遞增的數字  
像是炫耀的談資  
或是狩獵的戰利品

我如果愛你——  
絕不將你藏在我生活的背面  
作為藏掖的秘密  
像是見不得光的陶器  
冠以我的姓名

可當太陽升起  
我依舊沒擺脫我的 A0

# 诗歌四首

文／任绪成

## 单身的雄鹰

展开垂天之翼  
翱翔于九州天宇  
飞，飞，飞，飞越昆仑  
玉珠峰头戴雪帽向我致意

祁连山脚下万马奔腾  
我长啸一声飞向前去  
飞，飞，飞，飞越黄河  
壶口瀑布雄声震天令我欣喜

一座座城市绽放在我眼前  
一列列动车飞驰在这大地  
飞，飞，飞，飞越长江  
黄鹤楼上的灯光照亮夜夕

我是一只单身的雄鹰  
鸿雁、海鸥皆不是我的伴侣  
我的伴侣必然是一只雌鹰  
在见到她之前我先独自努力

我是一只中国的雄鹰  
我要飞遍中华大地  
自由自在，不惧风雨  
尽情地展现飞翔的魅力

2021年2月1日作于济南市槐荫区

## 不负岁月

心灵之光照着岁月的枝梢  
人生的红果向我露出微笑  
我走过一条条曲径与大道  
荆棘与繁花伴我一路前行

时光是一匹不知疲倦的汗血马  
永远飞奔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那栀子花中孕育出不灭的诗魂  
它是追梦者的诗魂，岁岁飘香

我放飞心鹰，它从蒙山脚下起飞  
飞越岳麓山、香山，又飞回齐鲁  
我不负岁月，这岁月亦不曾负我  
那理想的高天中有我永恒的青春

2021年4月24日作于济南市槐荫区



## 夏夜的虫吟

桐花开过了，美过了  
春离去，且听夏夜的虫吟  
此刻，红尘静默，远离喧嚣  
那上夜班的路灯们恪尽职守

对面楼上一室，一颗心醒着  
醒着，如我，如不羁的风  
一匹心灵之马在夜空驰骋  
驰骋，无拘无束，纵情奔腾

人们入梦了，梦香似酒  
我听见虫儿们的欢声笑语  
无人干涉，亦无人打扰  
它们不必害怕，想唱就唱

一声蝉鸣划伤夏夜的手臂  
遁入竹林甜甜的鼾声里  
黑与亮仍在虫吟中对峙着  
微光照着今夜，也照着未来

2021年7月5日作于济南市天桥区



## 秋窗

漫天的雨已唱了一整天  
青竹、青柳仍陶醉地听着  
阴湿的日子，心事韧如天蚕丝  
情牵五百里外，那里高粱正红



一只白鸟奋力飞过树巅  
我仿佛看到雏鸟们张大的嘴  
父亲母亲的爱啊，不分昼夜  
风中，雨中，鸟鸣声声



雨珠亲吻着秋日的玻璃窗  
秋窗外的雨儿畅快淋漓地耍着  
座座高楼对望，默默无言  
家乡的平房正在盼着我归去

静坐窗边，书籍伴我听雨  
赵海洋的钢琴曲萦绕在耳畔  
八月十三，天心月圆又近了  
我的这首小诗先回家乡吧



2021年9月19日作于济南市天桥区



## 在香港丟光了所有證件， 該怎麼辦

文 / 歐陽宇軒

暑期結束，我與幾位朋友相約過關，但當我到學校時才發現：我腰上的小包落在計程車上了。這裡面有我的身份證，港澳通行證，學生粉簽，護照，銀行卡和錢包。要命的是，我既沒有給車牌拍照，也沒有要求開發票。茫茫人海中，我的財物和證件消失地沒有一絲波瀾。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如今查點一番，身上唯一能證明自己身份的證件唯有一直揣在口袋裡的學生證，給自己的腦袋潑點冷水降降溫，且看我如何從一無所有重新變回證件齊全。

首先在這種大事面前千萬不要藏著掖著，第一件事一定是跟家長坦白一切。當然我挨了一頓臭罵，之後就是父母的全力支援。看了他們的建議和以及參考了自己的情況，我規劃出了目前最適合的補救路線。

第一步是要聯繫警署。

遺失當天我就分別給警署和的士報失處聯繫並說明了情況。處理計程車遺失情況的同學可以撥打這個電話（23858288），而警署的電子報案網站如下

<https://www.erc.police.gov.hk/cmisercc/CCC/PolicePublicPage?language=ch>

完成了這兩步之後才有了被找回的些許可能。

對基本在學校的學生而言，所有證件的處理優先度依次是：

銀行卡 > 學生證 > 香港身份證 > 學生粉簽 > 港澳通行證 > 護照



## 學生證：

因為是全攻略，所以補辦學生證的攻略先擺在這裡。進入這個網站：

<https://registry.hkust.edu.hk/resource-library/lossreplacement-hkust-card>

按照表格填好交到教導處之後等通知就好了。





## 銀行卡：

第一個要處理的永遠是銀行卡，這關係到切身的財產安全。雖然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去揣度他人的，但人心屬實難測。如今掌握了信用卡的三位驗證碼就能直接網上購物，甚至因為這些證件過於完善，有可能他會冒名頂替來提取我儲蓄卡裡的錢，不可不防。

因此銀行卡遺失的同學是要立即跟開卡的銀行打電話來掛失自己的銀行卡，過程中間會問到開卡時提供的個人資訊，回答時要用確切的口吻而不是“或許”“好像”之類的話。雖然掛失是需要幾十塊錢的費用，但是這樣一來，你的帳戶就處於凍結狀態，只能本人持身份證到相應銀行來解凍，自己的資金就處在相對安全的境地了。所幸我的記性還不至於犯迷糊，成功過關，解決銀行卡的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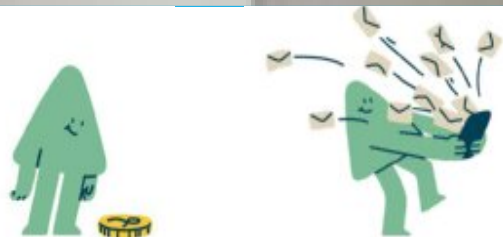


## 身份證：

在辦身份證之前還要去個地方。那就是去最近的警署陳明情況然後列印一張遺失證明，科大的同學可以去將軍澳警署，就在離地鐵寶林站很近的地方。



列印完成之後，這張遺失證明就是你的半張身份證了，需要上面一系列證件的情況出示它就行了。



一無所有反而睡得香甜。第二天一早我便乘上了去觀塘的地鐵，約上另一個丟了身份證的倒楣蛋，一對難兄難弟直奔人事登記辦事處。快忘記的小夥伴可以記一下位址，是在宏利金融中心。之前可能很多人都有一個誤會，那就是辦身份證必須提前預約，實際上非也非也。辦事處有專門設立一個未預約的視窗，然後會根據今日的預約情況來給那些未預約的傢伙安排空餘時間。我們比較幸運，9點半去的領到了11點半的名額。注意一定要提前備好370港幣的現金，因為支付寶和微信似乎要有很繁瑣的申請流程才能使用。補辦流程很短，馬上就能拿到申請檔，之後在上面寫的指定日期前來這裡取證就可以了，一般是10天左右。

來這裡的路上有很多銀行，其中就有我丟失銀行卡所屬的中行，但是在沒完成拿到身份證這個前置條件之前，補辦銀行卡這個事項是不能解鎖的，可惜可惜。



## 學生粉簽：

在處理粉簽之前，要現持有學校開具的在讀學生證明。這個證明的辦理可以在 HKUST ARO 的網站上搜 testimonial 就可以找到，具體網址如下：

<https://registry.hkust.edu.hk/resource-library/testimonial-current-students>

通過上面指示完成填寫上交之後，也是幾天後憑郵件去教務處領。之後在入境處網站：

<https://www.immd.gov.hk/hks/services/visas/study.html#secondTab>

上面提前下載填寫所需的表格。然後找個工作日帶上身份證和學生證明以及遺失證明去灣仔的入境辦事處大廈辦理即可。



## 銀行卡補辦：

銀行卡的補辦一定要在拿到身份證之後。建議就近尋找所屬銀行進行辦理，一般在觀塘就聚集了很多不同種的銀行，可以在那裡一次搞定。我的卡是中行的，過去之後的手續跟初次辦理銀行卡大同小異，直接在預約機上掛號之後等待人工服務即可。新辦的卡會繼承你的銀行帳戶裡的財產。可是因為掛失過一次，銀行對你的保管能力會有所質疑，銀行對你的評估可能會降低。



## 港澳通行證與護照：

關於這兩個證件，我建議回內地再補辦，因為在香港的話只要當期不出國，事實上你的遺失證明就能完全代替這兩個證件，包括過關回內地我本人也沒有在香港辦理。



## 最後結局：

果不其然，一周之後我的手機收到消息，提醒我的信用卡交易失敗。所幸我事先做好的凍結工作，那個司機的企圖沒有成功。保險起見，我還是去了趟警署錄了口供，給阿sir發送了相關資訊，說不定就能把他給找出來。已經處理完一切的我心滿意足地過了幾天之後，一封郵件發給了我，通知我的失物被歸還了，目前在警署保管，之前補辦的忙前忙後全部木大（笑）。

但是我這種經歷屬實是撞大運，多數情況下，失去的證件就真的失去了。或許是那個司機害怕被抓而主動歸還，總而言之後面我也沒去找他麻煩。這幾天的東奔西跑也算是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更重要的是，讓我這個金魚記憶人狠狠地反省了一番。▲



冷

與

——電影《帝國的毀滅》觀後感  
文 | 孫英奧

黑

我們似乎正在目睹人類進化的戛然而止，以  
及人作為理性生物的完全崩潰。

——海達·科瓦莉





截取自

提起《帝國的毀滅》，大家可能沒聽說過。但是，要說到“元首的憤怒”，想必各位不會陌生。沒錯，那些為人津津樂道的動態圖，正是來源於此片。可在我看來，從某個角度講，這是一種悲哀。一段沉重的歷史被無視，只剩下搞怪與戲謔的沉渣。不是說搞怪就是低級，戲謔等於膚淺。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該只會調侃。作為紀實性電影，《帝國的毀滅》獲得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豆瓣評分高達 8.6，好於 92% 的戰爭片和歷史片。這部偏小眾的電影，到底卓越在哪？

關鍵點：真實。



自《帝國的毀滅（上）》1時09分41秒

影片開場，是一段特勞德·瓊格的真實口述。

特勞德·瓊格，自1942年起，擔任希特勒的秘書，直至希特勒自絕的最後關頭。

多年以後，特勞德白髮蒼蒼，卻仍因為那段經歷，而始終無法原諒自己：“那時候我也沒有意識到……命運把我帶到了一個我完全不想去的地方；但是，我仍然很難原諒自己……”

隨著特勞德的回憶，導演用視聽語言，將那段歷史重現。

1942年11月，特勞德來到位於東普魯士的“狼穴”——希特勒的一個隱蔽軍

事指揮部，參加希特勒的面試。經過層層軍防，特勞德忐忑不已，她就像我們普通觀眾一樣幻想：

“希特勒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這位世界霸主，一定十分威嚴吧？”

面試的首個環節是替希特勒打字。結果，由於過度緊張，她打錯了許多字。她恐懼到緊閉雙眼，以為自己死定了。但是，特勞德發現，希特勒並不似自己想像的那樣嚴酷。他斯文有禮，眼神流露出溫柔與慈祥。自己打錯字，他非但不暴怒，反倒加以寬慰。特勞德最終成功通過面試，成為了希特勒的私人秘書。

隨後，鏡頭一轉，時間已到了1945年4月，蘇軍大舉進攻柏林，第三帝國行將就木。特勞德作為一個名義上的“局外人”，觀察到了帝國高級軍政要員面對危機的不同舉措——有人醉生夢死，有人“自掃門前雪”，也有人為了“理想”奮戰到底。曾經溫文爾雅的希特勒如今變得暴躁易怒但又多愁善感。他在柏林的地下掩體內“調兵遣將”，試圖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但是，第三帝國已經無力回天了。如今的德軍早已不是當年劍指大西洋、飲馬涅瓦河的虎狼之師了，他們正承受著來自蘇聯紅軍“鼙鼓動地來”的恐懼。4月22日，柏林被蘇聯紅軍包圍了四分之三，希特勒大夢初醒，他悲鳴道：“戰爭打敗了，我將留在柏林，只要時刻一到，我就用手槍結束我的生命。”4月27日，整個柏林完全被蘇聯紅軍包圍了起來。次日，希特勒的盟友墨索里尼被義大利遊擊隊抓住並槍決；同一天，希特勒獲悉，自己的副手希姆萊企圖與西方盟國進行談判，聽聞後，希特勒徹底洩氣。

當天晚上，他與情婦愛娃完婚，正式結為夫婦。兩天後，也就是4月30日，蘇聯紅軍佔領國會大廈，希特勒所在的地堡已在蘇軍野戰炮射程之內。當天，希特勒在陰暗的地堡中與新婚妻子愛娃雙雙自盡。

那些隨處可見希特勒的狂熱信徒——不論是高層還是普通人，他們都對希特勒瘋狂崇拜，很多部隊將領在戰爭失敗後，隨著希特勒一同自殺；而那些普通人，如戰地護士，或者是對抗蘇聯紅軍的青年軍等人，他們不願意相信戰事對自己不利，只願意聽從

希特勒的命令，誓死抵抗蘇聯紅軍的進攻。畢竟，在他們的認知中，死不可怕，可怕的是無意義的死去；蘇聯紅軍的炮火不可怕，可怕的是放棄抵抗的懦夫。可他們有意義的死去又是什麼，即不假思索的與帝國和帝國領導人共存亡，即使這種前赴後繼的獻身並不能改變什麼。這一切都源於他們篤信的信仰，強調共情，同哭、同笑，同享受，注重人為信仰死，這種獻身，很偉大。但特勞德不是，她的思想還沒有達到這種“高度”，她還是選擇歷經九死一生逃出了柏林。作為紀實性影片，導演奧利弗·西斯貝格將場景塑造得極具代入感。在電影的主體部分——希特勒人生中最後的十二天中，所有的場景以灰色——破敗的建築物、散落的瓦礫、要員們皺巴巴的制服以及他們的臉色——為主色調，營造出一種“大廈將傾，非一木所支也”的淒涼。

如此淒涼、痛苦、無助，可惜嗎？當然不。且不說那些在遍佈歐洲德占區中大大小小的集中營裡的猶太人，那些在“東方計畫”中註定要被消滅掉的波蘭人和蘇聯人，那些在巴爾幹半島山區中奮戰的南斯拉夫人和希臘人，他們幾乎是無緣無故地被斯圖卡轟炸機和虎式坦克驅逐，他們失去了家園，失去了親人，幾乎失去了一切。作為這場戰爭發動的基礎，無數德國百姓也蒙受了巨大的創傷。影片中，當德軍旅長蒙克請求帝國宣傳部長戈培爾讓他所管轄的國民突擊隊快速撤退以避免無謂的傷亡時，戈培爾冷冷一笑：“我毫不同情他們。

再說一次，我毫不同情他們……德國人選擇了自己的命運。我們沒有強迫他們，是他們授權給我們，如今卻丟了性命。”除此之外，當帝國戰時生產部長施佩爾冒險穿越火線，奔赴柏林，請求希特勒不要實行“全民皆兵”和“焦土政策”時，希特勒氣憤地捏斷了鉛筆，瞪大了眼：“德國人民必須熬過這一切……如果不能，那麼他們活該被消滅……”

這部電影的偉大就在於此。導演西斯貝格並沒有把希特勒簡單看作一個撒旦派到人間的使者，他以一種更為強烈的使命感與責任感，更為誠懇的方式回首德國歷史上這個最為黑暗的篇章，對歷史提出了強有力的質問：為什麼慈愛的父親會變成邪惡的殺人怪獸，人民變得野蠻成性？為什麼整個國家都在用一種如此荒謬的眼光看待世界？西斯貝格沒有回避這些問題帶來的痛苦，洞察歷史事實和抵抗歷史虛無的勇氣讓他邁出了有力的一步，以一種紀錄片的方式，近乎客觀地拍攝了這部電影。西斯貝格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示了對真相的揭露。對於主角希特勒，它不是一種簡單化的反諷，而是最大限度保留了世界的複雜本性。他並不是粗糙地把希特勒及其黨羽醜化成一堆魔鬼——這種被濫用的醜化混雜著盲目的道德優越感，使希特勒越來越遠離歷史的本來面目，變成了一個任由後人塗脂抹粉的邪惡符號；相反，他以看似中立的筆觸，讓我們看到一個個在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活人。從《大獨裁者》到《元首的憤怒》，希特勒不斷被眾多創作者惡搞，以致於希特勒的形象，被嚴重臉譜化、刻板化。在大眾眼裡，他要麼是滑稽的小丑，要麼是喪心病狂的精神病。事實上呢？未必如此。回到影片開頭的那段場景，希特勒幾乎對每一個身邊的人都斯文有禮；他熱愛藝術，斯文有禮，無任何不良嗜好，待人接物都有一套標準，使人深陷於他的人格魅力中。

簡而言之，在戰爭之外，希特勒卻是一個溫柔和慈祥的人。

當然，希特勒普通人的一面，也可以理解為他的偽裝。在電影中，希特勒的妻子愛娃曾對特勞德說：“我認識我丈夫已經 15 年了，但是仔細想想，儘管他愛說話，可我一點也不瞭解他。”

由此可見，希特勒深諳心理學，善於隱藏，他是一個集善與惡的多面體，一面擁有無上的人格魅力，一面擁有撒旦般的瘋狂。這就是希特勒的真實內心——反人道主義。

他運用“激勵控制”等大量高超的群體心理學，一心製造種族對立，以及民眾對“異端”的仇恨。希特勒十分清楚——仇恨這一本能情緒，最有可能使原本文明的人類回歸野蠻。而一旦人類退回到依賴本能的野蠻狀態，也就最容易被獨裁統治。

看這部電影時，我無數次汗流浹背。它的偉大甚至恐怖之處在於，它表現希特勒可以觸摸的黑暗的同時，也把槍口對準那班被他宗教式狂熱驅動的信徒。

這班信徒，同樣也曾是常人。他們是怎麼被抽了魂？



也許，從文明到野蠻，從和平到戰爭，從正常到變態，距離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遙遠。

只需要一個“正確”的聲音和對這個聲音無條件的遵從即可。

似水流年

主编

肖亦聪

张雨田

文编

施启迪

张书旻

李丹妮

刘美骐

孙畅

黄奕夫

美编

欧阳宇轩

张书旻

王家第

孙畅

孟靖蕊





0

2

1

